

編譯者

錢子矜

校訂者

郁達夫
豐子愷

發行者

兒童書局

日本少年文學佳作



裸體的國王

日•本•南•山•正•雄•原•著•

從前某國有一位國王，他十分愛好裝飾。他用了他所有的金錢，購製美麗的衣服。他不喜歡軍隊，也不愛看戲。偶然坐了馬車到公園去一趟，這並不是爲遊散，而是要以自己新奇的衣飾，去顯示自己高貴的華美而已。日間，每一點鐘他一定更換一次衣服。常常有人說，『陛下在會議室，』實在，這句話，就是表白國王坐在『衣裳間裏。』

他所坐鎮的那座王城，異常繁華。常有外國人到這裏觀光。某日，觀光的外國人中，混雜着兩個欺詐術者。他們自稱是機織技師。他們自誇能夠織成上好的、爲別人所意想不到的新奇的新奇的綢緞。不僅這樣，而且這種衣料，還有着

特別的、不可思議的性質；就是地位與身分不合的人，或不能成器的無用的人，無論怎樣，都看不見這一件衣服。

國王聽了，十分歡喜。他想：

『這多麼方便！假使我穿上了這件衣服，我就能知道我的臣下誰是與他們的職務不相稱合，認清誰最聰明，誰最愚蠢了。好，分付他們快些織起來吧。』

他先賜給這兩位欺詐師許多聘金，命他們趕快織製。

欺詐師立即裝置了兩架織綢機，自己坐在那裏，裝着織綢的樣子。實際上，機上連一根絲都沒有。他們所定購的最上等的蠶絲，高價的金線，都放入了自己的腰包。他們整日對着空機，坐在那裏假裝熱心地工作，自清晨直到深更。

『不知他們織好了多少，去看一下纔好。』

國王這樣想。但是待他憶起了愚者與不合身分的人，都不能看到這件衣料的話時，就感到了憂慮與不安。但是他忽又轉念，身爲人君的自己，一定不需要這一種過慮，於是他便安心了。他想令部下的人，先去看看。反正現在滿城男女，都知道了這種機織品有着神妙的不可思議的力量，大家正在期待，實地去試驗自己的同伴，誰是無用的長物。

『就令那位忠正的老大臣去吧，他又清廉，又忠誠，一定能夠看得清清楚楚，回來報告。』

國王便諭令那位老大臣親自出馬到機織場去了。可是當他到了僅擺着空機的織場裏，他不禁驚愕了。

『唉，唉，不得了！』他這樣想着，可是他還盡力地睜大他的眼睛。

『我甚麼也沒有看到，奇怪！』他暗忖着，不敢說出口來。

欺詐師請他到機旁細看，並且詢問他對於顏色、花紋、有甚麼意見。當時，可憐的老大臣的眼睛，睜得幾乎撕裂了，可是他祇看見一架織機，機上空無所有。這是甚麼緣故？實在機上原來就沒有東西，原來就是一架空機，所以無論你怎樣費力，也不會找到一塊織成的綢緞。

老大臣焦急地想：

『難道我是蠢物嗎？這無論如何我自己不能承認。那麼我與我的官職不相稱合嗎？』我看[？]不見衣料，這可[？]不能輕易告人。』

『請大臣批評！』欺詐師又逼緊一步。

『哦，咳！真是貴重的東西，實在美麗！』大臣的眼睛，經過了眼鏡，熱心地望着。『花紋、顏色，都極新異——好，我回去上奏天子，說我看了非常滿意。』

『多謝大臣擡舉！』

欺詐師將花紋顏色的名目，以及如何美麗，如何珍奇，重述了一遍。大臣熱心傾聽，他打算進宮去，可以像鸚鵡一般，依樣奏陳。實際上，他確是這樣做了。

因之，欺詐師便請求購買更多的金絲，要求更高的工資。然而他們將這些重又放到自己的腰包裏去了。一方面，照樣對着空機，裝着努力在工作的樣子。

國王又令另一個侍臣去看，究竟織了多少，是否快要完工。他和老大臣同樣，除了空機，別無所見。

『怎樣？不是很漂亮的絲織物嗎？』欺詐師向他說。他們與上次一樣，指着那架空機，陳述配色與花紋，如何調和，如何美麗。

『我不是蠶才，』侍臣開始疑慮了，『那麼我大概是不適合於現居的官位。但這太丟人了，可不能給人知道。』於是他對着空機，讚不絕口。

回宮後，他對國王說：『啊，陛下！那件衣料，實在太美麗了！』

王城裏的民衆，誰都爭着談論那珍奇的、庸人所不能看見的綢緞。

這時，國王爲好奇心所驅，也想親自去看看了。於是他帶領了選擇出來的家臣，和兩位曾去看過的大臣，向着那狡滑的欺詐師在工作的織場那邊去了。

到了之後，兩位忠良的大臣指着那架空機說：『不是很好看嗎？那種顏色，陛下看了，一定十分合意！』

他們心中各懷着鬼胎，他們以爲別人一定已經看到了機上的織物，所以故意這樣誇張。



「唉，奇怪！這是甚麼意思？爲甚麼我一點都看不到。天哪，太殘酷了！莫非我就是蠢才嗎？還是不配做國王，我沒有做國王的福分？這確是我一生的緊要關頭！」國王心中異常焦急，可是他故意冷靜地說：

「喔，誠然十分新奇，應該讚美！」他滿足地點頭，微笑着在注視那架空機。因爲他覺得不能直說目前的機上，空無所有。衆臣們也同樣地仔細觀看，同樣沒有看到大家所讚不絕口的那珍貴的綢緞。

然而他們却異口同聲地說：

『是呵，太漂亮了！』

他們請求國王，在大典禮巡行的時候，穿起這件萬人急欲觀瞻的御衣，使下民也得觀光。

『實在好看，真是天下第一寶貴的東西！』大家都驚奇讚嘆，四周湧起了歡呼悅樂的聲音。國王重賞了這兩位欺詐師兩個貴重的騎士勳章，封贈他們爲『帝室機織師』。

大典禮的日期近了，欺詐師在巡行的前夜，工作了一個整夜，纔將那衣料織成。當夜，織場裏燈燭輝煌，爲了國王的新衣，家臣們也在那邊一直等待到了天明。織畢，他們假裝從機上將衣料取下，拿着剪刀，向空中剪裁，還用無線的針，忙着縫綴。

『好，完成了！』欺詐師微笑着說。

於是國王親自帶領朝中文武官員，到織場去試穿新衣。欺詐師恭恭敬敬地捧上，一方佯作得意地加以說明：

『請陛下細看，這是袴子，這是上衣，那是外套。這像蜘蛛絲一樣輕，穿上了，十分輕快舒適。這就是這衣服的特色。』

『很好，很好。』家臣們都同聲應和。實際上，他們並沒有看到甚麼東西，放置在他們面前。

『請陛下卸去舊裝，就可以在鏡前試穿新衣了。』欺詐師說。

國王於是脫去了本來穿着的衣服。欺詐師奉上新衣，一件一件，幫着替國王穿上，還替他繫上腰帶；不過，這完全是欺詐師假裝的樣子。國王站在鏡前，對着鏡裏的自己，前後左右地仔細打量。

「喔，穿着的確很合適。花紋，顏色，很美麗，也很大方。」家臣們同聲恭維。

「陛下，翠蓋已經準備妥當，何時出發，靜候命令！」侍臣奏陳。

「現在就出發吧。」國王說着，重又對鏡整裝。『怎樣，很好吧！』他這樣自語着。因爲他深恐別人看出他的心事，所以故意裝着得意驕慢的樣子。

侍從彎下腰去，拾起外套的衣邊，他的手幾乎碰着地板了。然後他又雙手捧着甚麼似的慢慢地立起身來。他一心注意自己的動作，擔心給別人看出破綻。

國王於是就在這壯嚴華美的翠蓋之下，行列整齊地威嚴地出發了。

「陛下的新禮服，果然很好。你看那外套的邊緣，多美麗。這不是很合適於貴人穿著嗎？」路旁的民衆，都不約而同地讚嘆。因爲誰也不願意給別人知道，除了國王的赤裸的身體以外，沒有看到一點東西。看不見這件御衣，那

是太不體面的事情，不是不合自己的身分，便是一個一等的庸人；所以他們各將自己的共同的秘密，都隱藏了起來。

『那個人赤條條地沒有穿衣服呢！』忽然人叢中一個小孩指着國王亂嚷了起來。

「啊，聽見了嗎？世界上只有小孩子的話，最真實呀！」他的父親鄭重地解釋着。於是這小孩子的最真實的告白，便成了羣衆私語的中心。

『國王赤着身子沒有穿一件衣服，那邊的小孩子這樣說呢！』

「我看國王的確沒有穿衣服吧。」終於大家都這樣說了。就是國王自己，也覺到身上並沒有披着一點東西，所以他很敏捷地聽到了別人的私語。而他們的私語，就像一個鐵釘，緊釘在他的心上了。但是他重又轉念：『我是全國最尊嚴的國王，我不能輕舉妄動，我應該自始至終保持我的威信，站在

這鹵簿的前頭，一直到終點。

這時，國王更顯得高傲尊貴，在肅靜的民衆的前面，慢慢地過去。侍從謹慎小心地執着外套的衣邊，靜靜地跟在後面。

搖籃歌的追憶

日本宇野浩二原著

接近台灣蠻地的某處山麓，有一個不到二十家人家的小村落。在這小村落的一隅，住着兩個素稱正直的夫婦，和一個叫做千代子的三歲的可愛的女孩子。他們三人和平親愛地過着日子。

這是十五年前一個初冬的事情。

雖然在這終年炎熱的台灣，可是一到十一月末，也已有些寒意了。這裏又是深奧的山間，所以蟲聲漸漸地岑寂，到了夜間，便會使人感到異常的寂寞。

月亮從屋後山裏出來了。千代子的父親背負月光，在淺灘研磨他明



天需用的鐵斧。母親在室內昏黯的燈光下忙着縫他們的寒衣。在母親身旁與煤油燈相反的位置，掛着一隻新的搖籃，搖籃裏可愛的千代子剛要睡去。母親一邊輕聲地唱着睡歌，一邊不停地運轉她手中的針線。時時還以她執針的手去推動搖籃，搖籃和母親睡歌的調子相和似的微微地搖動。

『今夜真靜呵，』磨完了鐵斧的父親，伸一伸腰，這樣說：『明天也是好天氣吧。』

『輕一點，』母親很窘，做一個要以執針的手去壓平這聲音似的手勢說：『因為

『千代子剛要睡去……』

於是母親仍唱着睡歌，父親輕輕地收拾他的磨石與鐵斧。

此時，從遠處起了一陣騷擾的聲音，千代子的父母不期地注意傾聽了。一回，那聲音漸大漸近了。後來漸漸聽出人的叫喊聲哭泣聲和雜亂的脚步聲了。

在不遑辨別起了甚麼事情的須臾之間，忽然起了『生蕃來了！生蕃來了！』的叫喊聲。

父親慌忙地奔入室內，從壁上取下了鎗，又取一枝短鎗遞給母親。

這時候千代子完全睡着了，連這樣震天動地的叫喊聲也不能驚醒地熟睡了。母親狼狽地站在搖籃邊，不忍離去。可是父親却不顧一切，強拉着她奔出了大門。

兩人走到門外的時候，叫喊愈近；在雜亂的鎗聲裏，逃來了幾個村人。而且就在後邊，好像有生蕃追趕來的樣子。

『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大批的生蕃來了！不快逃，那是極危險的。』逃來的人說。

父親急忙背負了母親，跟了衆人狂奔。

『阿千，阿千呢！』母親哭泣叫喊，可是此時都祇顧自己生命的脫險，無暇問及別人的安危了。

好容易平安地到了鄰村。可是在到達安全地帶的時候，千代子的母親，已經和死人一樣了。

在平安脫險的人中，很少有帶出自己的兒女的人。爲兒女之愛所牽的人，大抵不及逃避，而慘遭毒手。千代子的母親要是不被丈夫強負着逃走，一